

顾 姑 冠 四 题

田丽艳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100096)

摘 要: 顾姑冠早在 12 世纪已出现,在元初达到极盛,似乎是贵妇人的专用礼帽。到明初,普通人家新婚嫁娘在婚礼这天戴用高冠礼帽,仍是这种顾姑冠的遗存与变形。顾姑冠与宗教(萨满、佛教、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有可能是妇女基于萨满的信仰所戴。蒙古族妇女戴顾姑冠有可能是出于祈求生育、辟邪、保家的目的。在蒙元时期很可能作为女性遮盖头发的帽巾统称,真正的蒙古妇女高冠礼帽应叫“孛黑塔”,蒙古语则为“boghta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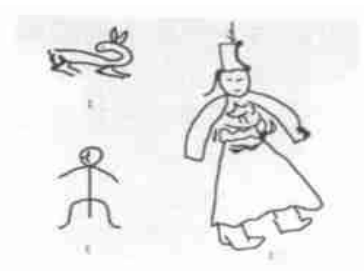
关键词: 蒙元时期;顾姑冠;萨满教;辟邪;帽巾;孛黑塔

分类号: TS941.763.8“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9838(2004) 02- 0026- 04

蒙古国伊赫腾格里阿姆岩画绘有一妇女:身穿典型的蒙古服装,脚蹬一双尖头宽筒皮靴。这个妇女的帽子就是蒙元时期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妇女所戴的礼冠——顾姑冠,帽冠很高,上插有分杈的小棍。有关论述顾姑冠的文章很多,但有几点仍不确切:这种顾姑冠的起止时间、最初形制、顾姑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蒙古族妇女戴这种高冠礼帽,它是否与宗教(萨满、佛教、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克郁在《仕族(蒙古尔)源流考》中写到:“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在 12 世纪时,帖木真的母亲,出生于白鞑靼的诃额仑夫人,戴的就是扭兀答儿,蒙古语叫兀乞答儿,汉族称固姑冠。明初已有若干演变。”可见顾姑冠早在 12 世纪已出现,在元初达到极盛。贵族妇女没有戴这种帽子是不会到人前去。不过在元代壁画上未见到普通蒙古妇女穿戴。顾姑冠似乎是贵妇人的专用礼帽。到明

初,普通人家的新婚嫁娘在婚礼这天戴用高冠礼帽,仍是这种顾姑冠的遗存与变形。



蒙古国伊赫腾格里阿姆岩画

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蒙古史》一书中写道:“(已婚的蒙古族妇女)的头上,有一个以树枝或树皮制成的圆的头饰。这种头饰有一厄尔高,其顶端呈正方形;从底部至顶端,其周围逐渐加粗,在其顶端,有一根用金、银、木条或甚至一根羽

收稿日期: 2004- 11- 16

作者简介: 田丽艳(1974-),女,吉林辉南县人,北京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毛制成的长而细的棍棒。这种头饰缝在一顶帽子上,这顶帽子下垂至肩。这种帽子和头饰覆以粗麻布、天鹅绒或织锦。不戴这种头饰时,她们从来不走男人面前去。”赵珙:《蒙鞑备录》:“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3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枝,用红青绒饰之。”彭大雅:《黑鞑事略》:“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人顶故姑。”徐霆注云:“霆见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妇人冠以桦皮,高2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徊。”王国维云:“案此所云故姑之制,乃蒙古旧俗,至元末则上下同插雉尾。”盖山林在《蒙古族文物与考古研究》书中写道:“在已发现的顾姑冠中,以四子王旗‘王墓梁’耶律于成家族墓地出土的顾姑冠最多,保存也较好。……各墓中出土的顾姑冠的样式、尺寸、质料和外表包裹基本相同,仅有少数外长包的丝绸尚残留着,大多数只剩下桦皮筒。顾姑冠一般用两块桦皮接起来缝在一起,再卷合成圆筒,把接合处用彩线缝扎起来,线虽腐朽而针扎犹存,筒外包裹着色泽艳丽、花纹精美的各类丝绸,其上缀连着各种各样的缀珠或其他装饰品、信仰物。比如10号墓出土的一顶顾姑冠,筒外包扎着一层黄色纱布,其上用纸和彩绸扎成的绿色花带,带上蔓、叶、花备具。还有包着孔雀毛的枣核形饰物,用彩线缀连在黄纱布上。枣核形饰件间点缀从丝绸做成的有着金边的云形装饰。在其中一个周围饰有纤细的富有绚丽色泽的孔雀毛的花朵的花心,插有一个三寸多高的小木棍,棍顶连一圆木球,球顶连着一个基督教特有的标志——木制十字架。此外,在这项顾姑冠上,还插着许多蓝茵茵的闪烁着彩光的孔雀毛,风趣盎然。”根据历史记载及相关绘画,我们可以得知:顾姑冠多以桦皮、尺木为骨,也有用铁丝、凉竹胎做成。外面包以各种帛、布、丝绸。帽上饰以金、银、木条、草茎、羽毛、圆珠、树枝(柳枝)、铁枝、十字架等物。羽毛又分孔雀毛、野鸡毛、公鸭尾羽等。帽上另饰有宝石、彩带。它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罕见的高度:由于说法不一,我们可以约略估计至少在二尺以上,更高可达三四尺。

那么这种冠帽的形制来源是什么呢?上面插木条、羽毛、圆珠、十字架等物有什么作用和意义?从现有记载与实物、画像看,高帽多以桦皮、尺木为骨;即使以其他材料制成,外面包的布上也多饰有蔓、叶、花备具的枝形饰物。由此可以推论高帽最初应是由一根上有枝杈、甚至还要有叶、花备具的树枝做成。这也解释了顾姑帽冠为何如此之高,又为何有弯曲。那么蒙古族妇女为什么要戴着这种树枝外出呢?事实上很多北方民族崇拜“宇宙树”,“天树”,“萨满树”。认为它长在天穹的中心,通贯宇宙,根须部是地界,树干部为中界,枝头分为九枚(亦传九杈),称神界。在西伯利亚、东北亚以及我国满族等诸民族萨满教中至今影响很广。满族诸姓所立祭天神杆盖源于此种观念。蒙古族等鄂博插柳堆石等俗,亦受此影响。蒙古族妇女所戴的高冠似也源于这种观念。



一些顾姑冠上插以小树枝为饰,且多为柳枝。这一奇特的饰物似与萨满教的驱邪神物——柳枝有关。《白虎通》中记载:“鞑靼地面极寒……种柳一株,土人以异卉,春时竞至观之。”往昔塞外、漠北的边民都曾视柳为神奇的异卉。赫哲族早年举行鹿神祭——跳鹿神时,其中有一个仪式是跳柳圈。跳进柳条圈则意味在神威范围之内,灾病邪魔不能侵犯,永保平安,柳被赋予驱邪除病的神力。“经调查东蒙地区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如祭鄂博,是蒙古族每年重要的宗教活动。鄂博多用石块堆成,没有石头的地方,则用柳条编成一个筐子,中间填以土,形圆而顶尖,堆放在小山丘上。鄂博有大有小,有的是在一个大鄂博前或旁边又有数个、数十个小鄂博。每一个鄂博中插一个木

杆,高3—4丈等。上绕许多方布,书以经文。蒙古族对鄂博崇拜根深蒂固,惟诚惟敬。每出门远行,必到鄂博上拾一小石头装在身上,以求一路平安。平时行路至鄂博前,必磕头后才可绕过而行。骑马者至鄂博必下马膜拜。每年都定期祭祀鄂博,其中以秋季祭祀最隆重。^[1]达斡尔族人“鄂博”即敖包。敖包是草原牧民的家,无论是以柳条结筐还是在“鄂博”上插杆都与敖包的形制有关。“鄂博”似乎是蒙古族人家的保护神。在清代宁古塔地区流传的萨满神话《佛赫妈妈与乌申阔玛发》中,人类的始祖佛赫妈妈就是长白山上的一株柳枝所变,“佛多妈妈”正式的名称——“佛里佛尔鄂漠锡妈妈”。其含义有“柳、始母、子孙娘娘”三层意义。实际上,后两层意义是满族先民早期柳崇拜所包含的宗教观念的继承和演化。由于柳枝象征枝叶繁多,寓意人丁兴旺,平安吉祥。顾姑冠上所饰物柳枝似乎也有驱邪、保家、求子的含义。至于顾姑冠为什么要如此之高,其上还要插上小树枝,可以从以下记载得出结论:“那乃人(赫哲人)萨满神话中宇宙神树枝间生活着本氏族的先人和亲属的灵魂鸟,灵魂鸟飞降到大地上最近的树枝上,再进入到妇女的腹中,就产生了后代的生命。”^[2]蒙古族与赫哲族在历史上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历史上都曾经信萨满,蒙古族妇女戴高冠有可能也是出于祈求生育的目的。

至于为什么顾姑冠上有的饰有圆珠,有的在圆珠上饰十字架,这可以解释为受不同宗教的影响:蒙古族是一个多信仰的民族,既有受佛教影响信奉佛主的(有一尊小铜佛头上亦戴有超过其身高及身宽的高筒帽,上面有一硕大扁圆珠,大于头部,与顾姑帽神似),也有受基督教影响信仰上帝以十字架为圣物的(蒙元时称基督教为景教,信奉者甚众。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之前,草原上已经有几个较为强大的部落信奉景教。这几个部落与成吉思汗部互为姻亲,通婚频繁)。因此高帽上所饰之物也就各有不同。从冠上所插的羽毛看,孔雀羽毛似有辟邪作用,公鸭尾羽似有祈求生育作用。当然,这只是笔者的大胆猜测,还需具体的证据加以论证。但羽毛作为神鸟或灵魂鸟的象征似乎不会有错。

蒙古国伊赫腾格里阿姆岩画所绘图给我们以两点启示:此画似为一个祭祀场面,动物及小人有可能是祭品与神偶,蒙古族妇女在祭祀中有特殊

身份,即有可能是献祭的贵妇人,也有可能是主祭的女巫师——萨满。但从她站立及背向祭品、神偶姿态看,可以大胆假设她是以主祭身份主持祭祀的女萨满。这也解释了她为什么在胸前有悬饰物(这些悬饰物我们很少在蒙古妇女的袍子上见到,但萨满跳神时身着有许多飘带的神衣)。她所戴的帽子与蒙古贵妇所戴的顾姑冠相似,似乎可以这样解释:蒙古贵妇所戴顾姑帽与萨满信仰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蒙古族妇女把它作为一种礼帽,后来顾姑帽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也与此有关。(黑龙江滨海边城)塞加城60号房址中还出土一件特殊的铜牌饰。通高六点四厘米,底座是十字形花托,托的左右叶和下叶各有一个透孔,花托之上是树枝形弯枝,枝顶站立两只鸟,下枝蹲坐两只鸟。塞加城出土的这件(萨满)帽饰上的鸟是站在树枝上,此树枝似与萨满教世界观之“宇宙树”信仰有关。^[2]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顾姑冠最初有可能是蒙古妇女基于萨满的信仰所戴,后为女萨满所采用,虽然不一定用在头饰上。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顾姑冠最初是女萨满的服饰,后来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过程中,由于氏族内部地位较高的妇女多为贵族妇女,因而它又为贵族妇女继承,成为标志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塞加城出土的牌饰

《事林广记·服用原始》载:“固姑,今之鞞鞞、回回妇女戴之,以皮或糊纸为之,朱漆剔金为饰。若南方汉儿妇女,则不得戴之。”回族妇女至今仍戴一种叫“古古”的盖头巾,用以遮盖头发。土族妇女在本世纪30年代前还戴有一种叫“扭兀答儿”的礼帽,简称为扭达,形似圆饼的叫“吐浑扭达”,形似簸箕的叫“什格扭达”,形似三只箭的叫“捺仁扭达”,形似锋尖的叫“加斯扭达”,形似漏凹槽的叫“雪古郎扭达”。这种礼帽又被称作“土族

的顾姑”。宋兆麟先生曾考证一幅成吉思汗妻子的画像上面所绘妇女戴的一种尖头帽(类似喇嘛帽)也是顾姑冠。那么顾姑冠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形制呢?道润梯步先生在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卷二》中“紧系其顾姑冠”注文中说:“原文为‘兀乞塔刺,孛黑塔刺周’,旁注为:‘紧固固姑冠带……前文固姑……即额发,此处‘孛黑塔’为‘固姑冠’或发或冠,皆指高出在头上之物而言。‘孛黑塔’高冠,乃已婚女子之妆饰,‘孛黑塔刺周’即戴上这种高冠之意,后来转为一种婚礼形式的名称,即男子至女家迎亲时,因路远恐失吉日良辰,而在岳家成礼。达三数日后携妻归家。这种婚礼形式就是‘孛黑塔刺周’。”鲁布鲁克的描述“妇女们也有一种头饰,他们称之为孛哈(bocA),……有一腕尺(约18至22英寸)多高。……这种孛哈外面裹以贵重的丝织物,它里面是空的。她们头发从后面挽到头顶上,束成一个发髻,把兜帽戴在头上,把发髻塞在兜帽里面,再把头饰戴在头上,然后把

兜帽牢牢地系在下巴上。”据《蒙古秘史》第56节、74节和254节记载,已婚妇女有两种发型,一种是左右梳两辮垂于胸前的发式称“希布勒格尔”,另一种则是缠在头顶上的发髻,称“包阁塔拉乎”(动词,缠发髻的意思)。从以上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顾姑(又写做姑姑、故故或罢罢、固姑)与妇女发髻名称有关。在蒙元时期很可能作为女性遮盖头发的帽巾统称,例如回族人至今仍称盖头巾为“古古”。真正的蒙古妇女高冠礼帽应叫“孛黑塔”,蒙古语则称“boghtag”。也即鲁布鲁克所描述的孛哈(bocA)。

参考文献:

- [1] 笠阳. 萨满神话类型与原始思维特色[J]. 北方民族, 1999, (2).
- [2] 冯恩学. 考古所见萨满之腰铃与饰牌[J]. 北方文物, 1998, (2).

责任编辑 徐英】

About Gugu Hat

TIAN Li-yan

(Beijing Costume College, Beijing 100096)

Abstract: Gugu hat appeared in the 12th century and got very popular in Yuan dynasty. It seemed to be the special hat for noble women. In the early times of Ming dynasty, brides of ordinary people wore a kind of high hat which was still the exist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Gugu hat. Gugu ha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ligions(Shamanism,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At first, it might be worn by women who believed in Shamanism. The purpose of wearing it may have been hoping of child birth, avoiding evils or protecting families. In Mongol-Yuan period, it could be the name of all the hats that covered their hair. The real mongolian women's high hat is called "boghtag".

Key words: Gugu hat; Shamanism; Childbirth; avoiding evils; protecting families; "boghtag"